

鸚鵡武的定理

DU PERROQUET
LE THÉORÈME

[法]

德尼·蓋之
馬金章 / 譯



已出版十六種文字版本
法文版售出 250,000 冊

(京权)图字: 01 - 2001 - 109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鹦鹉的定理 / (法) 盖之著; 马金章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8

ISBN 7 - 5063 - 2393 - 1

I. 鹦… II. ①盖…②马…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6292 号

鹦鹉的定理

作者:【法】德尼·盖之

译者: 马金章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中国工人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310 千

印张: 16

插页: 3

印数: 001 - 20000

版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393 - 1/I·2377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 一 章	鸚鵡“没福气”	1
第 二 章	风人麦科思	12
第 三 章	影子人泰勒斯	20
第 四 章	森林图书馆	55
第 五 章	历代数学家	71
第 六 章	高鲁夫的第二封信	85
第 七 章	两眼只见数的毕达哥拉斯	100
第 八 章	从不能到肯定 无理数	120
第 九 章	严格的欧几里得	132
第 十 章	锥与面的奇遇	161
第十一章	拉维尼昂街三大难题	184
第十二章	阿拉伯世界研究所的秘密	196
第十三章	巴格达进行时	209
第十四章	巴格达过去时	237
第十五章	塔尔塔利亚、费拉里 从利剑到毒药	261
第十六章	等号	284
第十七章	博爱、自由 阿贝尔、伽罗瓦	302
第十八章	数学爱好者的王子——费马	328
第十九章	罗经盘	356
第二十章	欧拉眼中的数学	375
第二十一章	猜想与证明	409
第二十二章	不可能的是数学	418

目 录

第二十三章	我想看看锡拉库萨.....	430
第二十四章	阿基米德 少者,可多也	453
第二十五章	玛玛盖娜!	487
第二十六章	摸着石头过河.....	498
第二十七章	尾声——百鸟集会.....	503

第一章 鸚鵡“沒福氣”

和每个星期六一样，麦科思都要逛逛克利尼昂古的跳蚤市场。他是步行，从蒙马特高地北面慢慢走来。他在地摊翻了一通——蕾雅刚换了上周妈妈白莱特送给她、已被她弄脏了的“耐克”，然后走进殖民货物大棚，在一大堆杂七杂八旧货前翻了起来——突然，麦科思发现那边两个穿着“考究”的人叽叽喳喳地叫起来。他想，一定是两人打架了。对吵架他可没有兴趣。忽然，他眼睛一扫，看到了一只鸚鵡，原来那两个人是想抓住它！

这他可来兴趣了。

只见那鸚鵡用嘴狠啄、猛拧着进行着自卫。那两个人中的小个子一把揪住了鸚鵡的翅膀尖。只见鸚鵡像闪电一般，回头照他的手就是一啄，鲜血马上流了出来。麦科思见小个子的嘴一咧，尖叫了一声。那个大个子，气急败坏，挥着拳头照鸚鵡的头就是一拳。麦科思跑过去，好像听到鸚鵡晃着脑袋在叫：“抓杀人犯……抓杀人犯……”这时其中一个人拿出了一个嘴套。给鸚鵡戴嘴套？麦科思冲过去，一把将鸚鵡夺了过来。

与此同时，在拉维尼昂街。白莱特屏着呼吸——排水沟的油味太浓了——走进了车库-卧室。她用手分开顶盖床的帐子，将一封信递给吕什先生。一枚土豆那么大的邮票在信封上闪闪发亮，巴西邮票！白莱特发现那信是几周前寄出的。那邮戳说明是从巴西马瑙斯寄来的。吕什先生在巴西不认识任何人，更不要说马瑙斯了。

比埃尔·吕什

1001 页

· 1 ·

拉维尼昂街
巴黎 8 区 法国

信的地址不错。街的门牌号没有，地址奇怪地写着“1001 页”而不是“一千〇一页”。

马瑙斯，1992 年 8 月

亲爱的比埃尔(πR)

从你名字的写法你就可以知道我是谁了。你不要憋气，是我：艾尔卡，你的老朋友——已经……已经半个世纪没见面的老朋友，是的，我算过了。还记得吗，我们分手是在那次逃跑以后，1941 年。你对我说，你走是要继续打一场还没有开始的战争。而我，是要离开欧洲，眼不见心不烦，躲开那些司空见惯的东西。我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分手后，我搭上了去亚马孙流域的船，后来就在那里生活了。我住在离马瑙斯市不远的地方。你一定听说过，就是那个丧失了橡胶的城市。

这么多年后为什么突然给你写信？是告诉你，你要收到大批图书。为什么寄给你？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而且你是我认识人中唯一的书商。我要把我的图书馆寄给你。我书的全部：几百公斤数学图书！

那里头有这种文学中的全部珍宝。毫无疑问，你对我称数学为文学感到吃惊，我敢向你保证，在这些作品里，有可以和最好的小说家的小说相媲美的故事。数学家的故事——我随便举一下，如波斯人欧玛尔·海亚姆的、突斯人奈绥尔丁的、意大利人塔尔塔利亚的、法国人费马的、瑞士人欧拉的，都是如此。还有其他不少人的。除了数学家的故事之外，还有数学的故事！你未必

非要同意我的观点。你也许像无数人那样，看到的只是一堆真理，伴随着悲伤和烦恼。如果有一天你打开其中的一本书，老朋友，你不妨为我向自己提这样一个问题：“这本书是向我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敢肯定，这样你看起那些晦涩、枯燥的数学来，就会有另一种眼光，就会使你这个如饥似渴的读者像读好小说一样了。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吧。

在你将收到的那些木箱中，以我的眼光看，历代的数学精华，都在里面。

不容置疑，它是集数学作品之大成，对私人来说，恐怕是史无前例的。我是怎样收集的？你是个老书商，当这些书摆到你眼前的时候，你就不难想象，我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多少的时间、多大的精力，当然还有多少的金钱！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你会发现，那里有一些原稿，有的已经五百年了，是我经过好多年，才……才猎到的，对，这个词才更确切。我是怎样办到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还要先缄其口，以后你会明白的。采取的手段未必是正大光明、合理合法的，不过，你放心，这些书上没沾着鲜血，可能偶尔沾着几滴酒。也可能是略施小计才搞到的。

我一本一本选的这些书，花了几十年，是为了我，为了我一个人！每天晚上，我都选上几本，让它们伴我度过漫漫长夜。那些夜晚充满快感、充满酷热、充满潮湿——赤道的潮湿。相信我，有点像咱们在古老的巴黎大学（即“索尔本”）周围旅馆里度过的那些夜晚，茫然若失。

关于这些书还有几句话。如果你还没变——这我相信，第一，你不会卖掉，因为你不爱钱；第二，你不会

弄坏，不会使书旧上加旧，因为你不爱好数学，不会读任何一本。

拥抱你
你的老艾尔卡

显然，这最后一句话是挑衅性的。艾尔卡·高鲁夫还没有变。吕什先生发誓，对朋友的这个怪计划，他要想法抵制。这些书，收到以后不但要都读完，而且都卖掉。

这恰恰是高鲁夫所料到的！他知道，吕什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实现他一箭双雕的计划：书先看一遍，然后卖掉了事。而吕什本人，看完之后，哪还舍得卖呢？

亚马孙地区？他还在那儿干什么呢？为什么是这个城市——马瑙斯？吕什先生陷入沉思，没有注意到第二页背面的两个附注。

注₁：我费心定做的两个纸箱碎了。我只好把书胡乱地装进大木箱中。所以，亲爱的比埃尔，你还得按你的标准重新整理整理。不过，这就不是我的事了。

注₂：也许我最近要去看你。以我们这么大的岁数，只能是在近期。你还认识我吗？我的头发完全花白了，潮湿使前额变青了，热气使双脚变红了。在我给你写信的亚马孙森林里，我想，我早变成了一个老巫师。

拉维尼昂街是条斜坡街，宽而短。一头是艾弥尔·古多广场——上面有一个喷泉、两张长凳子和巴托·拉瓦尔——蒙马特高地的古老的画坊。广场也是斜坡的！另一头是修道院长街和奥尚街的交会点。

半坡上就是呂什先生的書店一千〇一頁。

看看高地上那些擁擠的小店，這家書店就算是大的了。比埃爾·呂什就是希望開家像樣的書店。

小書架上擠放着一堆堆的書是讓呂什惱火的事情之一。他不能忍受書擠在架上一天天變舊。就好像有些人，獨慣了，擠在一起就難受。無論是六點的地鐵，還是8月15日中午的協和廣場，都是讓他們頭痛的。

讓書自由呼吸是他向白萊特·利亞爾——為他打理書店的柔弱女性——灌輸的原則之一。白萊特實踐了這一原則，尤其是呂什先生在一次可怕的车禍中受傷後她單獨管理書店以來。從大早到大晚，她都戰鬥在第一線：待客、收貨、訂貨、賣貨、整理、算賬、退貨，里里外外，有條有理。

麥科思——鼻子抓破了、耳朵擦傷了、臉色鐵青了、褲子弄脏了——推開餐室兼客廳的門。十一歲的時候，他就有了一個旧貨商的頭腦。到跳蚤市場轉一轉，他就會帶回一件奇特的、值錢的東西。這回，他帶回來的是個長羽毛但散發着臭氣的玩藝兒。

一只脏兮兮的鸚鵡站在他那只沒受傷的手上。麥科思把這只大鳥放在矮桌子——他的哥哥饒納和姐姐蕾雅剛在這兒吃過早餐的旁邊一把椅子的椅背上，他們朝鸚鵡方向瞥了一眼。

只見它高約四十厘米，黑爪子抓着椅背搖搖晃晃。它的綠羽毛污迹斑斑，透過塵土，可猜到它的飛羽尖是鮮紅的。讓人吃驚的是，它的羽冠是藍色的，在那個藍色斑點中，有一個挺脏的傷口。它吃力地睜着眼，深黑的虹膜上顯着兩個黃圈。

首先，得給它洗個澡！鸚鵡任人擺布着，漠然置之。麥科思用棉團在它身上刷，刷了羽毛刷爪子。當他要刷它的嘴的時候，差點把事情弄糟。只見鸚鵡的眼睛發光，怒火在燃燒，簡直使人覺得它要氣昏了。过了好一会儿，它慢慢缓过来，拍了拍翅膀，

腾空而飞。它飞得挺吃力，很快落在了壁炉上方的石膏花饰上。不一会儿，它回过头去，钻进背后的羽毛里打起了瞌睡。

这座小屋只有两层，最上面是阁楼，离拉维尼昂街大约十米。正面是书店和车库，二者被对着小院的走廊隔开。在院子中央，有一棵老桂树；最里面，是两间紧邻的画室。

在书店和车库上方，住房占了整个二层。一个美式小厨房对着餐室兼客厅，它的整个一面墙被大壁炉占据了。白莱特住着吕什先生从前的老房间。麦科思——她的二儿子，住小洗漱间和大浴室相夹的房间。

一层面对街道，二层因为有个普罗旺斯式的长阳台，面向内院。从小院通过一个窄窄的楼梯上居室。空间的安排有点摩尔人的风格。靠西墙，有个水龙头，那个古老的铸铅水龙头总也关不死，水常年地滴在东方式的盛水盘里。

阁楼分成两个对称的房间，分别由孪生兄妹饶纳和蕾雅住着。因为楼梯口有个小洗漱间，进卧室必须拐个死弯。石板屋顶开了两个鸟瞰的天窗，白天的日光、大城市的夜色可以透入房间。

饶纳和蕾雅这两个阁楼下“宇航员”，一进入房间，看到的就云、天、星、月。简而言之，由于这两片玻璃，他们享受着世界的无穷乐趣。

在小院里，有个“吕什升降机”！那是吕什先生十年前因车祸造成下肢瘫痪后建的。他是从巴黎大部分咖啡馆里“酒桶提升机”得到的启发。它们通常装在酒吧后面，掩在井里，用来运送葡萄酒箱和地窖里存放的啤酒桶。而在拉维尼昂街的这个小院里，提升的不是酒桶，而是吕什先生，这个“吕什升降机”把吕什先生从小院提升到二层的阳台。然后他手推轮椅，锁住轮子，用电动开关对升降机操作。阳台上有一把漂亮的阳伞，用来遮日。他要将它慢慢举起，再隆重地插到轮椅上。

车祸以后，吕什先生对居室重新进行了布置，使房间完全符

合了他的心意。

他那輛旧車不開了，它曾停在他眼皮底下，沒少使他想起从前他踩足油門、在法兰西的小路上奔馳的日子。后来他把車賣了，騰出車庫，改造成了臥室。这样，他就可以从屋里到街上，直接坐輪椅，每天到外面轉轉，省去了不必要的麻煩。通过这两項改造，他便可以独立自主了，水平移动、垂直移动都不再有什么障碍。

当天熱時，偶尔有汽油味从地面反上来，自然也使他想起从前。

在訂家具時，他突发奇想：買張帶天蓋的大床，这个紫平絨幔帳的大床占去了房间的几乎全部空間。当呂什先生提起的時候，說這是“乞丐睡着皇帝床”。

从天蓋床到皮鞋架，不过一步之遙，这对于呂什先生来说，也是难以逾越的。在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拐角鞋架，上面摆满了各式皮鞋。在門上，貼着一个不干胶条子，上面写着：

不懂科学者，不懂鞋之科学也。（柏拉图《泰埃泰特》）

很久以来，呂什先生在拉維尼昂街的家里，已经别无他求了：他乘着生命之車，沿着慢坡走向生命的尽头。在岁月之风的徐徐吹拂下，他驶向无尽的永恒。现在，他收到一封信，一直紧紧拿在手里，是白萊特悄悄离开車庫-臥室前送来的。这信出自世界尽头一个幽灵之手，要打破他生活的宁静。

今天上午，汽油味比任何时候都更浓。

再说高魯夫。他们是大学一年级认识的。二人都是被巴黎大学录取的，呂什學哲學，高魯夫學數學。几年之后，他们互相炫耀自己的論文。呂什写了一篇关于“本体论”的論文，高魯夫出版了一本引经据典的关于“0”的小册子。在大学生的小小世界

里，人们只叫他们“存在与虚无”了。二人简直形影不离。几年之后，当萨特发表了那篇《存在与虚无》的哲学论文之后，吕什先生相信他是剽窃了这个题目，不过，没有任何证据。

吕什先生坐在轮椅里，打开车库-卧室的门，思绪万千地开始他的街区之游。高鲁夫到底是什么意思？归根到底，是不是想给他点惊喜，给沉闷的生活注入点活力？是礼物还是定时炸弹？

遛弯儿回来，他找了三兄弟街的木匠。他决定，在头一间画室里，安装一个书架，准备摆放高鲁夫寄来的书。如果有一天书真到了……的确，有不少为什么，高鲁夫对自己寄书没讲任何道理。然而，如果他还没变，却总是说了就做的呀！不定哪一天，这些书就到了，几百公斤哪！如果不到，这正是腾画室的机会，以便做书店的书库。

“这儿怎么有猫尿味儿啦！”白莱特没好气地喊道。

她和平时一样，回来不声不响。她走起路来，脚下像有气垫，动作潇洒，身体灵巧。她觉得，她不能忍受规规矩矩的动作。她刚理完发，头发比平时更短了，打着卷，又黑又亮。她化着淡妆。她很漂亮，显然，这对她说来并不重要。

“一只鸚鵡，真恶心，那不是猫尿味儿，妈妈。”饶纳纠正着说。

“严格地说，是鸚鵡尿味儿。”蕾雅解释说。

“鸚鵡？”

白莱特转眼找过去，他们用目光指给她。它在壁炉花饰上蜷缩着，倒是高高在上。

“给我拿到外面去！”

“它睡着了，妈妈。”麦科思反驳道。

“等它醒了吧。”蕾雅也不坚持把鸚鵡留下，建议道。

“家里有一对双、一个聋、一个瘫还不够？”白莱特怒气冲冲地叫道，“还要一只鸚鵡？”

她正在氣頭上，沒聽到輪椅吱吱的聲音。她的臉色變得蒼白。輪騎停在壁爐前，白萊特發現了，趕緊換了個語氣說道：

“對不起，呂什先生。”

“對不起什麼，白萊特？你說的是事實，是對主人的客觀描述。”

她含着淚。呂什先生早注意到，這幾天來她精神緊張。

“你那頭髮，挺好的。”他一邊說一邊用手指畫着小圈兒。

她看着他，有點兒尷尬。

“什麼，我的頭髮？”白萊特不自覺地把手按到額上，“啊，對。發卷兒把頭髮弄緊了。”

“媽媽，我來給你說說吧！”

饒納決定向白萊特讲讲鸚鵡的來歷。當他讲到麥科思的英雄行為的時候，媽媽才看看兒子的臉。一番檢查之後，她才基本肯定兒子臉上沒有受傷。

“你說怎麼辦，呂什先生？”她問道。

“我說沒有傷。”

“不是。我是說鸚鵡。”

“我說，會留下一條疤。”

“不是。是留下還是……”

“啊！听了它的故事以後，再把它扔掉，那對鸚鵡還不是見死不救啊……”

大家都笑了。

但麥科思除外。

他盯着媽媽已經好一會兒了，用平靜的口气說道：“媽媽，在有人需要幫助的時候，你當真拒絕收留他嗎？”

白萊特惶然了，搖了搖頭。幾天以來，一種思想總是縈繞在她的心頭。“我得告訴他們，還等什麼呢？”她喃喃自語道。然後說：

“它会说话吗?”

“一个词儿也不会……从它到这儿以后。”麦科思肯定地说。

“那好，给它办个临时许可证吧!”

饶纳和蕾雅各自躺在床上，在天窗之下，隔着半掩的门一问一答。

饶纳问道：“为什么那两个人——麦科思说，还挺‘考究’，要给鸚鵡戴嘴套——在殖民货棚里面?”

“不让它讲话，没错儿。”蕾雅回答。

“不让它讲话，还是不让它咬人?”

这二人加在一起三十三岁，三米四高。饶纳是老大，蕾雅是老二，比哥哥小两分半钟。根据出生——或来到顺序，他们叫这个双名“饶纳和蕾雅”或“J和L”倒是挺合适的。

晚到的这两分半钟，蕾雅从来也没停止过追赶。任何机会她都要争第一。一般说来她总能如愿以偿。至于饶纳，他没想争这个第一，但对这种天赐的优势十分满意。他说这叫煮熟的百灵鸟掉到嘴里。

饶纳和蕾雅好像两滴水，看似相同，实则各异。简直不可能再找到如此相像而又如此不同的人了。他们本为同体，但包装各异。只有两双眼睛一模一样，谁也分不清哪是哥哥的、哪是妹妹的。二人的眼睛都是大大的，浅蓝浅蓝的好像洗褪了色的牛仔服。

蕾雅，短发，下牛仔，上茄克，或工装加文化衫、网球鞋；非“耐克”即“多克·马当斯”(Doc Martens)。乳房小而硬。脸从来不化妆，但头发总是染的。妈妈白莱特没少给她说过：染发坏头发。但她丝毫没减少光顾那些染奇颜怪色头发的染发店。过几个星期就换一种颜色。她身材纤细，线条优雅。欧几里得会说她是“只有长度，没有宽度”。

饶纳烫着六十年代的卷发，穿着宽松的衣服，右耳戴个金耳

环。他从来也不冷，从来也不瘦，从来也不弱。脸上有过青春痘，现在没有了。只有一个除外，在下巴下方，上火的时候就发痒。他的手很细嫩，没有臀，背挺直。他身材不厚，但较宽，胸部就像 16：9 的屏幕。欧几里得会说他是“面积”。因为他“只有长度和宽度”。

厚度呢？

妈妈利亚尔的特征可是难给麦科思。麦科思的身材圆圆的，前额宽宽的，好像高速路，一脑袋头发好像戴着卷发帽，颜色很像铜褐色，有的部分，像红棕色。他的一双眼睛又小又黑，像两个小煤球。前额的皱纹几乎将眼睛遮住，不过，它们还在闪烁！肌肉之发达与年龄相比令人吃惊。“这影响他长高。”比蒂家的人在乐彼克街山坡上遇到他时这样说。

这张偶尔严肃的面孔有时令人吃惊，有时让人不快，因为它使人不安。他似乎是想让人安心，却常使周围的人窘迫。

欧几里得呢？他会怎样说麦科思？嗯……他会说麦科思是个个体。他不是“既有长度，又有宽度，又有厚度”吗？所以，是体。而且还是空间立体的“体”。

麦科思是怎样从鸚鵡的嘴上看出它说“抓杀人犯……”？他不是看出来的，而是理解的。

对于麦科思，声音好像冰山，听到的只是浮在水面上的部分，词的大部分是听不到的，他没有听觉的敏度。渐渐地，他的第七感觉得到发展，他的全身都接受声音，可以收听耳朵听不到的声音。吕什先生发现了这一惊人的功能，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风人麦科思”。他猜想他对所有的风都敏感。

第二章 风人麦科思

鹦鹉站在壁炉花饰上始终一动也没动。真像一堆羽毛！向后的头完全藏在后背的羽毛里。它是在恢复还是昏死了？麦科思拉过一个梯凳到壁炉前，爬上去，坐到最后一阶。他把手伸向鹦鹉，当手就要触到鹦鹉的时候，却停住了。他想，我没权借这个机会抚摸它，应该让它安静。

“你来以后为什么一个词也没说？我知道你会说，在大棚里我听到了。你几乎是哑巴，我几乎是聋子。咱们俩合得来。不过，你得先醒过来。你可以享受，当然，可也得醒醒。”

忽然，麦科思停住说话，回过头，看看是不是有人在他讲话的时候进来。接着又正过去，继续对鹦鹉说道：“如果不看你，我听不见。你不懂什么是聋，谁也不懂，除了聋子。当然了，你只能听见自己，任何时候都能听到。有时候，我想，怎么说呢，离开我自己。和一对双相反。你见到他们了吗，一对双？他们是两个人，可大家说他们是一个人，饶纳和蕾雅，一个词！我呢，风人麦科思。你觉得我说得太多了吧。幸亏我的聋不是天生的，不然，还得是哑巴！能听能说比又聋又哑强，你同意吗？该给你起个名儿。你不用想，这不是你的事儿。你的问题是脑袋挨了一拳要恢复过来。你挨打的时候我看见了。该死的混蛋！哼！如果再找到他们！你咬了一个。太棒了！对，最好还是别再见到他们。他们还找你呐，嗯。巴黎大着呢！为什么刚才我说‘又聋又哑’？因为你听不见就不能说。可笑，嗯，也不可笑，因为你说的只是你听的。不光是词儿，还有声儿。所有的声儿，院子里水龙头的流水声儿，吕什先生的轮椅声儿，我可以给你学学。你听着！”

他小声学着院子里水龙头的流水声和吕什先生的轮椅声。

“你瞧，人只是重复。大家都是鹦鹉！”

麦科思哈哈笑起来，梯凳跟着摇晃，他急忙扶住壁炉花饰，以便稳定梯凳。

“只有两样人们不重复，叫和哭。听了以后没有必要再重复了。笑，还可能。可我不敢肯定。”

海水猛烈地打在舷窗玻璃上，摇晃着货船直到龙骨。巴斯多船长操舵已经好几个小时了，早已疲惫不堪。他三天前离开了贝伦。上帝才知道，从巴西海岸到欧洲海岸的旅程，什么时间才能完成。他航行三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这样大的风暴！他懂海洋，但这次风暴之猛烈、之突然都令他吃惊。天虽冷，他仍然冒着汗。雷达似乎工作不正常，刚才在屏幕上他发现一个亮点，突然又消失了。门开了，大副摇晃着走进驾驶舱，他攥着把手，以免碰得头破血流。看来他也疲惫了。“我到舱底看过了，货还行，可待不了多久啦，如果和刚才那下子一样，再来那么三四下，那绳子就得断！船太重了，船长。”他沙着嗓子说，“风再不小点儿，就得扔点儿货了。”

巴斯多回过头，冲他叫道：“你疯了！西尔瓦！让我扔我的货！人家委托给我，可你让我扔了喂鱼！自从我开船以来，你听着，哪怕一小箱或一集装箱到港都没少过。我父亲、我爷爷也是跑这条线，也是这样的。你快去看看机舱吧！”

大副还犹豫着，还想说什么。

“这是命令！”

巴斯多知道，在南大西洋，他有最好的船员。个个都是精挑细选的强将，个个都是经过考验的硬汉。他知道大副的价值，他和他一起航行好多年了。面对多次险情他都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我是船长，是我作决定。凡是装上船的货都要安全到港。”